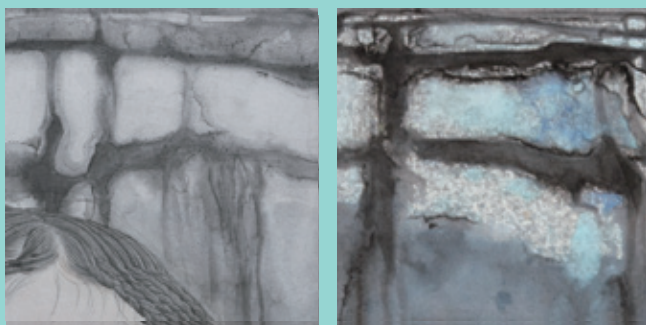


第1章

The change and principle of meticulous heavy color painting

工笔重彩画变革与原理



同一张画作仅用淡彩渲染和增加了重彩之后效果有什么不同之处？

由此引发出现代工笔画概念和方法的思考和总结。

1.1 现代工笔重彩画发展现状

开阔的视野必然会使中国画原有的观念和秩序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，我在全国美展的展览现场经常听到这样的质疑：“这还是中国画么？”有趣的是，在东京，日本画院的展览同样也会听到类似的声音：“这还是日本画么？”不管怎样，中国工笔重彩画现在的总体面貌，确实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其他种类绘画的影响和冲击，不断变革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。

尽管我们在探索工笔重彩画的过程中常常习惯性地回溯和反思，但它的面貌仍然出现了两个明显的转变：第一个是造型方面的转变；第二个是色彩运用的转变。受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现代日本画发展的影响，近20年来，中国工笔画相对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来讲，无论从观念、审美、技法还是装裱形式都出现了新的面貌，在重彩技法方面也进行着迅速的更新。



这还是日本画吗？



这还是中国画吗？

1.2 传统工笔重彩画技法原理

早期绘画作品默默地讲述着很多很多的故事，有天马行空的传说，也有五花八门的历史事件，还有耳熟能详的先贤帝王、公侯将相。绘画承担着“成教化助人伦”的社会责任。无论是早期的帛画、壁画，还是后来的案上绘画都无意中流露出一种求真本能。尽管以现在的眼光看来，技术相对朴拙。

南朝时期，谢赫在《古画品录》中提出六法，其观点在中国画实践技法和理论上都影响深远。唐代张彦远的《历代名画记》中记述：“昔谢赫云：画有六法：一曰气韵生动，二曰骨法用笔，三曰应物象形，四曰随类赋彩，五曰经营位置，六曰传移模写。”其中“应物象形”是指描绘对象的真实性，工笔画的手段恰好比较符合这种对客观真实性表达的诉求。我们不难发现，文学对于绘画的描述也喜欢用“栩栩如生、惟妙惟肖、丝毫毕现”来赞美“逼真、精微”——可以说“求真”是人类最朴素的原初观念。“随类赋彩”也是写实主义的色彩观，指的是按照对象的样子来表现颜色，比如自然界的青山绿水、红花绿叶，鸟兽的皮毛花色，人类的粉色肌肤，服饰的流光溢彩基本遵循写实的原则，因此我们可以把“随类赋彩”归纳成表现固有色的方法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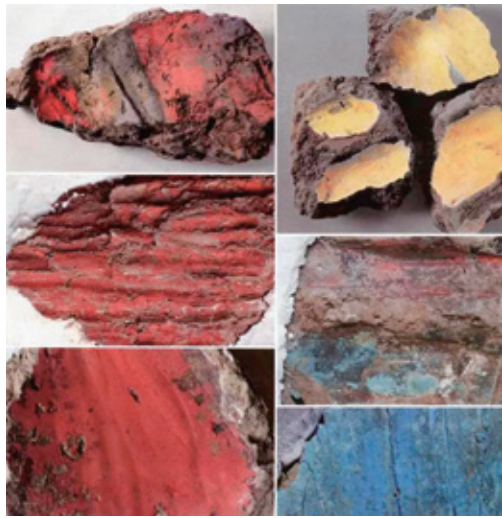
人们很早就开始使用天然的重彩颜色。被黄土尘封千年的秦始皇兵马俑刚发掘出土时，其色鲜亮惊艳世人，在随泥土剥落的色彩中我们还可以看到鲜艳的朱砂、石黄和青金石的颜色；众所周知的敦煌莫高窟，坐落在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克孜尔石窟中的壁画，如今颜色依旧艳丽夺目。自唐宋以来，案上绘画重彩运用技法逐渐成熟，我们通过《虢国夫人游春图》的临摹研究，可以从细节上分析一下传统重彩的运用方法：



现存最早的中国古代绘画痕迹



刚出土的秦始皇兵马俑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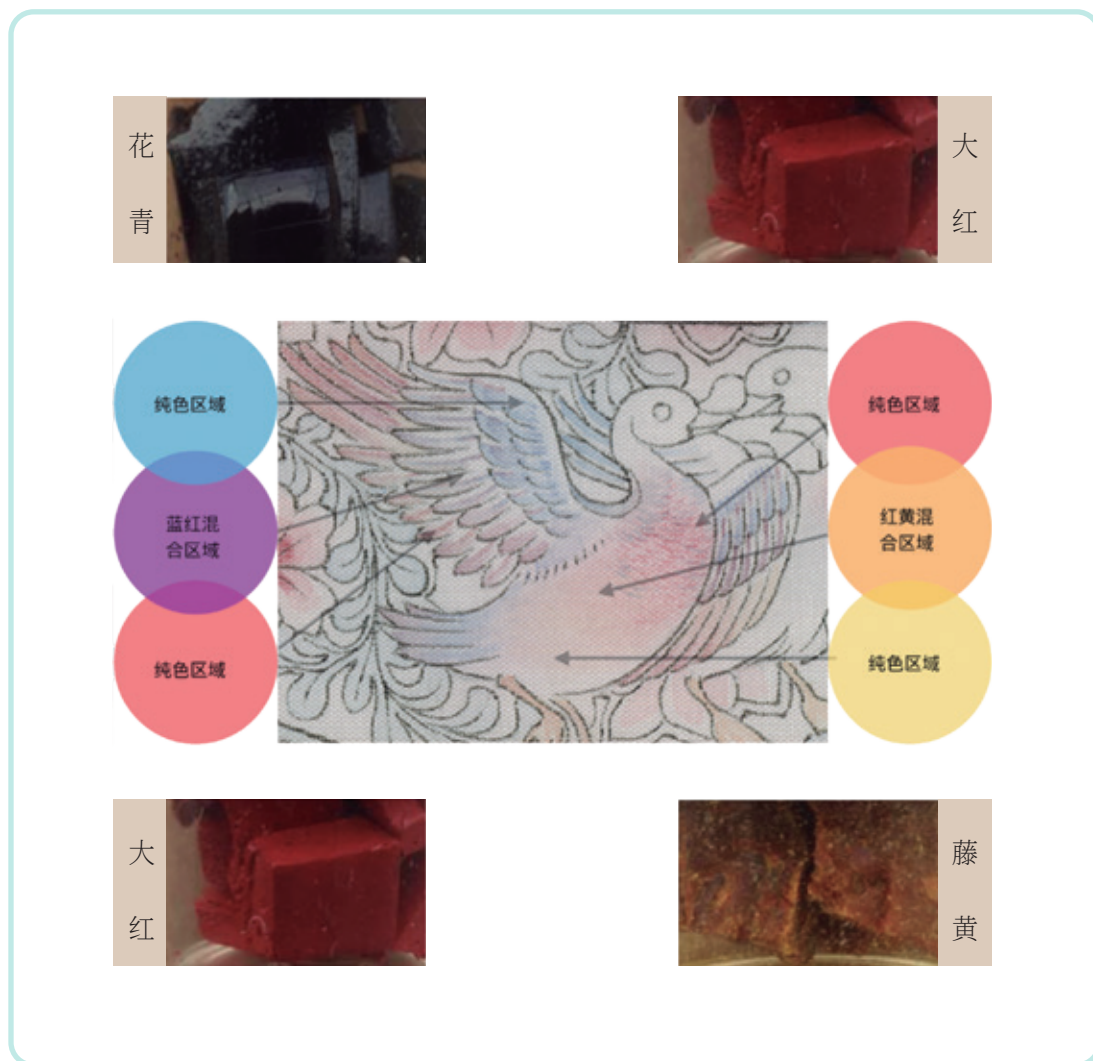
兵马俑随泥土剥落的色彩



(北宋) 赵佶(传) 《摹张萱虢国夫人游春图》(局部) 辽宁省博物馆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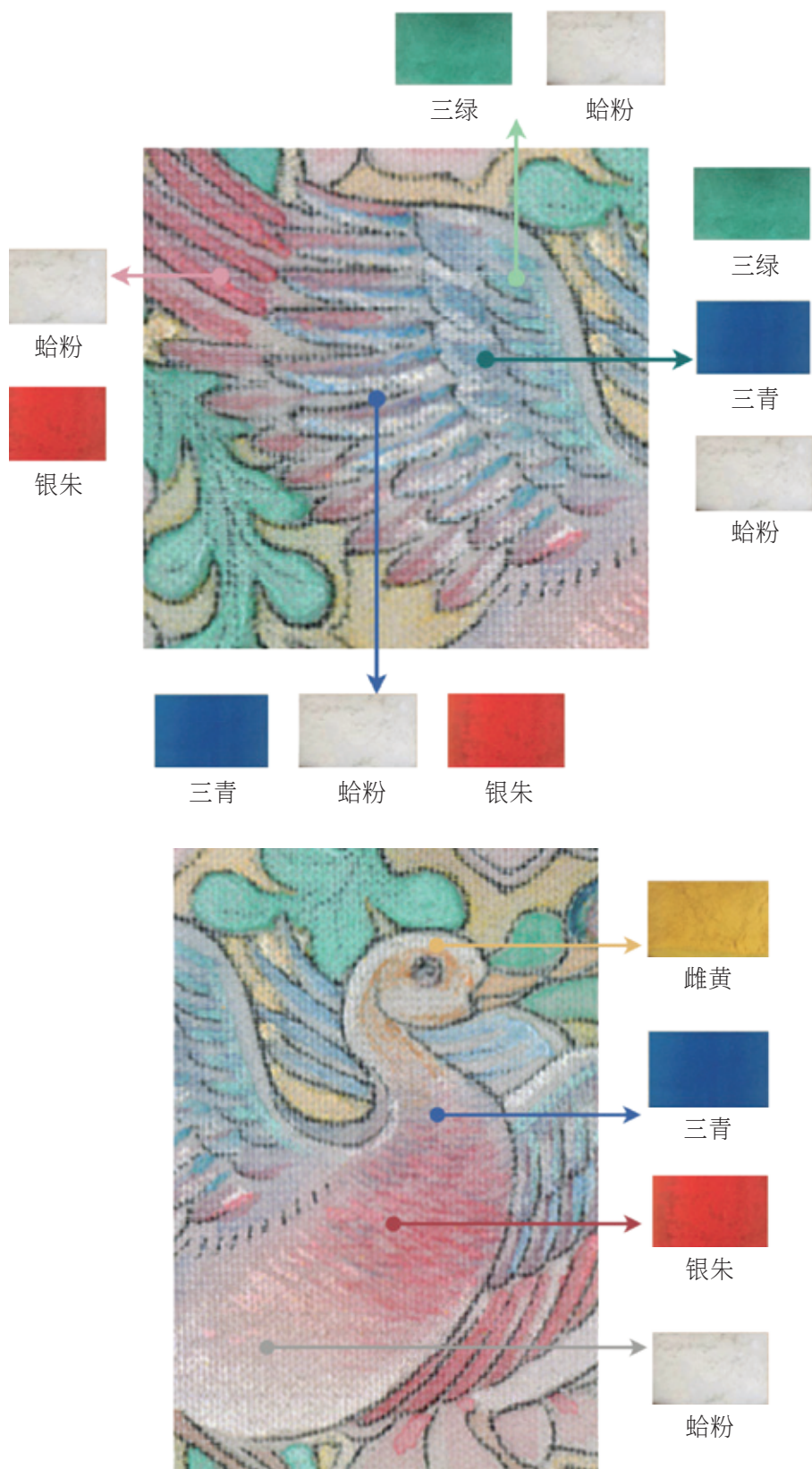


《慕张萱虢国夫人游春图》局部色彩分析图



淡彩渲染分析图

绘制在宣纸或者绢的底材上的传统工笔重彩画，它的基本绘画步骤一般是先用墨线勾勒；再用墨色和淡彩渲染、层层叠加，染至层次丰富，染后施以重彩，重彩用得薄而不失厚重之感，颜色饱满、温润细腻。以《摹张萱虢国夫人游春图》为例：表面绚丽效果依托石色呈现，利用这些天然矿石研磨或者提炼的细腻粉末，调适量的胶水作为媒介上色。色彩渐变过渡，以均匀、含蓄为美。胸前局部还运用了描金的技法描绘花纹；马鞍用了石黄打底，描金和染金等技法共用。至宋代，工笔画发展到成熟的境界，正如我们在重彩临摹课上归纳总结的一样。当然，中国古代绘画中也包括在木板或墙面上的绘画，而这些绘画的勾线程序有可能被放在染色之后，但基本依照“有线有色”原则呈现最终效果——这应该是得到共识的古典工笔画原初的基本方法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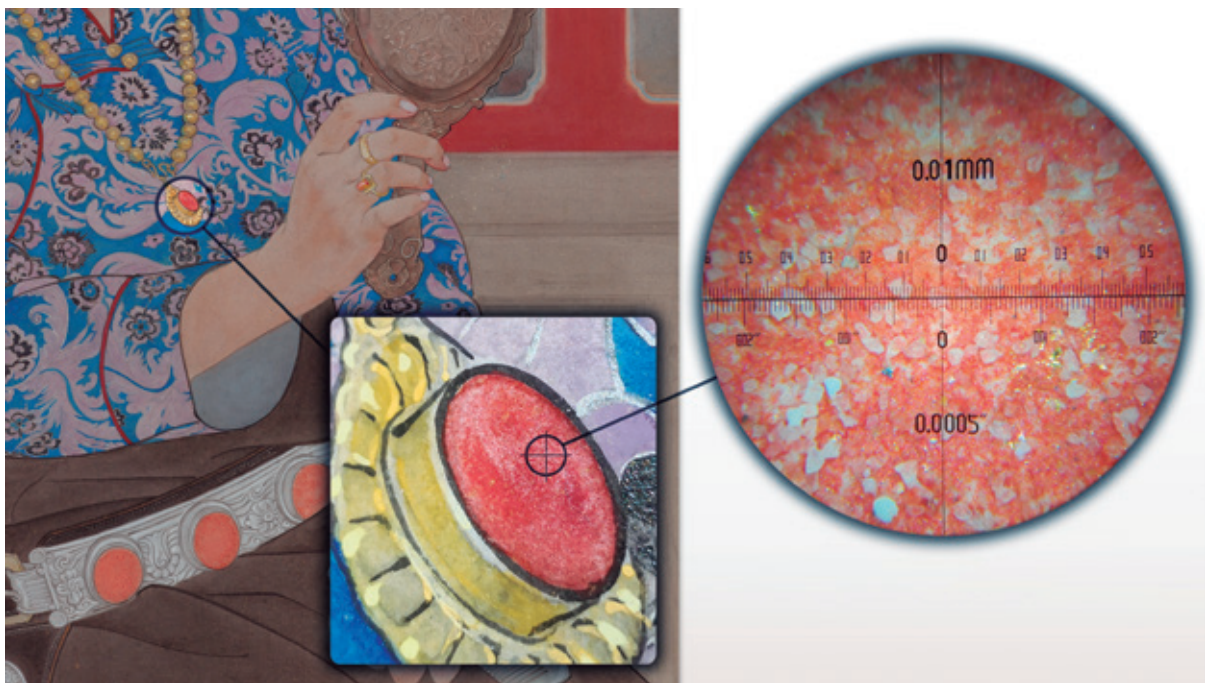


重彩渲染分析图

1.3 现代工笔重彩画技法原理

现代工笔重彩画技法并非横空出世之物，而是传统技法的延续，加上材质发展和文化融合等多重因素的影响。它的变化主要体现在色调观念和层次方法的延展。现代日本画跟现代中国画具有一定的同源性，例如材质上的密切关联。下面笔者将拿材质作类比，归纳出现代中国工笔重彩画变革的几个主要方面。

1.3.1 粗颗粒颜料的应用



红珊瑚颗粒用四十倍放大镜观察到的作品表面

相对于古典绘画，现代中国工笔重彩画绘制过程中会运用一定分量的粗颗粒颜料，使得画面在光线映照之下，比起淡彩渲染色泽更加美好。如上图所示，用高倍放大镜观察天然红珊瑚珠链的颜色，可以看见饱和度不均匀的不规则的红色颗粒，晶莹剔透、交相辉映。粗颗粒颜料有天然的，也有人造的，它的使用是现代工笔重彩画的重要特征之一。

1.3.2 白粉的应用

现代日本在画材研制方面独领风骚，新技术加上新的艺术观念使现代日本画脱胎换骨，形成全新的艺术特色，同时也被中国工笔重彩画借鉴。

白粉在日本，过去被称为“胡粉”，有铅白和贝壳白之分，它一方面可以作为白色颜料，另一方面也可以作为打底材料。现在用作白色颜



颜料“白粉”

料的材质更多，如方解石、水晶末，和一些浅色的黏土，它们在色彩倾向、感光度、折射度上都有区别。这些现代白粉材质，也传至中国，成为现代中国工笔重彩画的常用材质。

在中国古代，立粉是常见技法，即用粉状物质堆出立体的触感，如宋代画院花鸟画中用来点花蕊，或表现眼睛质感的技法。欧洲古典绘画也有白粉“厚堆法”，多数用于珠宝首饰的描绘。先做出厚度，然后利用色调油的薄画法，渲染出通透的质感和精致的细节。

时至今日，“立粉法”依旧是工笔重彩画中的常见技法，并且增添了新的材质：即可以灵活运用直接调色立粉或者撞色立粉的做法，还可以运用立德粉、粗颗粒颜料、云母等材质来厚堆。

显然，立粉法使画面产生触感和更为丰富和厚重的材质美感，成为现代工笔重彩画的新特色。



贴金箔

1.3.3 金属箔的应用

现代日本画中金属箔加工技术做得很细致，金、银、铜、铂、铝等金属箔种类繁多。利用特殊制法可以使金属箔色彩更丰富微妙，比如，银箔可以用硫黄加热加速氧化的办法，使它变黄、变绿、变紫、变棕，还有直接烧制好固定颜色的银箔，不同的颜色按照量化标准命名为“玉虫箔”“黑箔”等，铝箔更可以被加工成鲜艳多彩模样。金属箔可以贴在表面也可以作打底用，打底时可以做成不规则形状，随意叠加贴成高低不平的样子，后续再加工。金属箔做底可以像一面镜子，使上面的颜色呈现美妙的质感。以绢为底材的作品也可以将金属箔贴于背面衬托。

中国画近些年也不乏贴箔的绘画制作，甚至成为工笔画的新风尚，在用法和表现方面开辟了新的空间。